❖刊前絮语

诗人悲歌

◎王慧

在现代文学史上，我对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向无多少好感。虽然他留学美英、学富五车、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回国后被各大学追捧，但他在婚姻恋爱上的喜新厌旧，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几位女子的爱恨情仇很让我不以为然。

为了追求林徽因，他逼迫妻子张幼仪打胎。张幼仪觉得危险，徐志摩却说：坐火车也危险，什么不危险！

他追求陆小曼，看上去多么罗曼蒂克，实际也不过是个为人不齿的第三者。

徐志摩常常陷入一厢情愿的爱情不能自拔，有人说这与他诗人的气质有关，说什么诗人就是这样的。但我认为，无视道德和责任、无视他人痛苦的所谓爱情，从来就不值得祝福。

曾经去过浙江海宁徐志摩的故居和墓地。在徐志摩故居的天井里，我看着张幼仪的卧室，想象着徐志摩一家在这里的生活，很为这位女子不平。而看到陆小曼在徐志摩墓前铅华洗尽的样子，也消除了对她所有的恶感。徐志摩应该是幸运的，他收获了不只一个女子的真情，死后更被她们深深怀念，年纪轻轻英俊潇洒的样子也永远留在世人心中，英年早逝的他若天上有知，应该也会欣慰。

不忍心再对徐志摩做什么道德批判，因为距离他在济南坠机罹难已整整80年了。本周“人文齐鲁”刊发的作者戴永夏的《徐志摩魂断济南北大山》重新挖掘了徐志摩坠机前后的历史片段，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和陆小曼的那段恋情。谁造成了他的悲剧？陆小曼、他自己、抑或天意？其实都有，也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剩下的只有感喟与无奈。

前几日济南正是大雾笼罩，从办公室窗外望去一片阴霾，编发这篇稿子时常常想象徐志摩飞机在白雾茫茫的济南上空找不到航线的迷惘，大有时空交错的感觉。如今济南北大山依然矗立，而一代诗人不知魂归何处？

●稿件及图片发至：wanghui3050@126.com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之精神家园。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

□编辑：王慧
□美编：罗强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的这首诗，像一句神奇的谶语，随着坠机的一声轰响，把诗人的精魂永远定格在济南南郊的北大山上。不过，他虽想悄悄地来去，却引起了极大轰动；他没带走一片云彩，却带走了人们的无尽思念……

远望济南北大山

1931年11月19日

徐志摩魂断济南北大山

□戴永夏

身兼数职 依然入不敷出

关于徐志摩的殉难地，过去许多文章都写作“白马山”或“开山”。近年来经专家调查考证，已正式确定为“北大山”，并在山前建了纪念碑。徐志摩为什么会坠机济南？这还应从他当时的生活处境说起。

1926年，徐志摩在抛弃了前妻张幼仪、经过两年多的苦心追逐后，终于跟“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胡适语)、大美女陆小曼结婚。对这一情场“胜利”，徐志摩志得意满，称自己“成了精神上的大富翁”。遂在上海租了一处豪华寓所，“金屋藏娇”，过起了安乐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他们曼妙的婚曲很快就奏出了不和谐之音。原来，这位陆小曼一向挥霍无度，到上海后更是变本加厉。她热衷于大上海的夜生活，经常出入夜总会，玩到天亮才回家。她还预订了一些娱乐场所的坐席，常到“一品香”、“大西洋”等地方吃大菜、票戏，甚至去逛赌场，一掷千金。

徐志摩的父亲对这位儿媳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一刀两断。徐志摩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援助，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教课，课余时间再赶写诗文赚取稿费。即便如此，每月千把元的收入(约相当于人民币2万元)仍不能满足陆小曼的欲壑，以致负债累累。更有甚者，陆小曼为了治病，还找来一位叫翁瑞午的世家子弟替自己推拿。这样一来二往，二人很快坠入情网，难舍难分；而且陆又从翁那里学会抽鸦片。陆小曼的移情和堕落，终于使一向迁就的徐志摩忍无可忍，家庭关系越发恶化。1930年冬，徐志摩辞去上海的教职，抱着“另辟生活”的愿望，应邀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并与陈梦家、方玮德一起创办《诗刊》季刊。而留在上海的陆小曼照旧纵情享乐，并不断写信向徐志摩要钱。

出事前上海家中 相框突然掉落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连续打电报催徐志摩回沪。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了起来。11月17日，徐志摩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蒙眬。徐志摩见此窝了一肚子火，但当着朋友的面又不便发作。第二天，徐志摩好心劝导陆小曼，陆却恶语相伤。据郁达夫回忆说：“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18日，他乘早车到南京，住在朋友何竞武家。他本打算再乘张学良的专机回北京，但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回北京参加19日晚举行的林徽因的学术讲座，便托人疏通关系，于19日早上免费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济南号”邮政班机，飞往北京(当时称北平)。登机之前，他还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当天11点35分，飞机飞至济南上空时，遇到了大雾天气。为了寻找航线，驾驶员不得不一再降低飞行高度。就这样，灾难在一瞬间发生了，飞机一头撞到了济南西南的北大山上，立即爆炸起火，徐志摩和机上的两位驾驶员一同罹难。对徐志摩罹难的情景，沈从文在1931年11月23日写给友人王际真的信中曾写道：

徐志摩

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

值得一提的是，据陆小曼的表妹吴锦回忆，陆小曼曾多次跟她讲起一件奇怪的事：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了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陆小曼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说，心却跳得厉害。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就跑到徐家，给陆小曼送来了噩耗……

停尸济南福缘庵，遗容安详

徐志摩遇难后，他的遗体先被抬到附近的一个铁路桥洞里。20日，又移到了济南近郊的福缘庵停放，并在济南中国银行一位职员的帮助下装殓起来。22日上午9时半，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三人从北京赶到济南，会同连夜从青岛赶来的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到福缘庵吊唁并瞻仰了徐志摩的遗容。对这次吊唁和瞻仰遗容的情况，徐志摩的生前好友沈从文先生在《友情》一文中，曾作了详细记述：

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的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停灵小庙，已成为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齐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

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淳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忌”，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

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

这天下午5时，徐志摩的长子徐积锴和张幼仪的哥哥张嘉铸也从上海赶到了济南。晚8时半，徐志摩的灵柩被装上了一辆敞篷车，由徐积锴、张嘉铸等人护送回沪，停灵于上海万国殡仪馆。

各方悼念，陆小曼最为悲切

徐志摩遇难的消息迅速传开，他的生前亲友及文化界、教育界等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赶来吊唁，有的送来挽联，有的写出悼念文章。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挽联这样写道：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这一挽联高度概括了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同时也对他的死作出了乐观的阐释。

在众多悼念文章中，陆小曼的文章最引人注目。她在《哭摩》一文中，愧悔交加，痛彻心扉，字字血、声声泪地写道：

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支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支。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浑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几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知道你是真的与我永别了。摩！漫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

完了，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你那叽咕小语了，我心里的悲痛你知道么？我的破碎的心留着你来补呢，你知道么？唉，你的灵魂也有时归来见我么？那天晚上我在朦胧中见着你往我身边跑，只是那一霎眼的就不见了，等我跳着、叫着你，也再不见一些模糊的影子了。咳，你叫我从此怎样度此孤单的日月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响，苍天如何给我这样惨酷的刑罚呢！……

尽管陆小曼在行为上有不少可指责之处，但她的这片真情却异常感人。而且，自徐志摩去世后，她也如梦初醒，一改常态，终身素服，不再去任何娱乐场所，在生活上有很大改变。倘徐志摩天上有知，也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吧！

陆小曼

济南的徐志摩纪念公园